

新中国
70
华诞之
老物件
的故事

记忆中的浴罩

□方颖谊

浴罩,可称得上是第一代“淋浴房”,只不过,有点简单简陋而已。如今的90后,估计绝大多数人没看见过它。具体来说,浴罩就是一种类似于单人圆顶蚊帐且能保持相当热度的洗浴用品。

听父亲说起过,浴罩应运而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。那时候,上澡堂子得凭“计划”,上一趟也挺贵,因此导致实惠且实用的浴罩在全国风行一时。那时几乎每家都有,天气好时,骑车经过有些人家,还能在其窗外见到晾着的湿漉漉的浴罩呢!

记得小辰光,我们家住的地方根本没卫生间,附近也没澡堂子,要去,得上离家较远的鼓楼沿。因此一到冬天,爱整洁的母亲都会根据情况隔三差五地安排一次全家“浴罩”式洗澡。母亲一般爱挑阳光明媚的冬日下午,当然前提得是礼拜天,这样一来洗澡时不会感到太冷,二来换洗的脏衣裤能快点晾干。可一旦碰到母亲生病或厂子里加班,又或者是遇到连日的落雨天,洗澡的事只能往后推了,即使人实在脏痒得难受,也只能让父亲抽空帮着在背上“重重”地擦拭几下,就算完了。

其实,用浴罩洗浴,方法也很简单。洗澡前,只需在煤球炉或大灶上烧好几热水瓶的热水待用。接着,抖开单人圆顶蚊帐式的浴罩,其顶端用竹制衣架夹住后,悬挂于天花板下,用手捋捋顺,以使浴罩尽量撑开,让其下缘紧贴地面,然后在其里面放上一个大澡盆;先倒进两热水瓶热水,再用夹子夹住其外口,几分钟后,浴罩就像被打气了,膨胀成了一个充满热蒸气的圆柱形物体。在此期间,迅速做好一系列的准备工作,如关紧门窗,在浴罩边再放上一两瓶热水(中途需加用的),拿好毛巾、香皂和干净的内衣内裤,脱掉棉衣棉裤等外套……

在我的记忆中,儿时的每次“浴罩”式洗浴,母亲总会亲自调试好适当的水温,请父亲先进去洗,母亲和我就在浴罩外候着;父亲一需要热水,母亲就赶紧递进去,等父亲洗到一半时,母亲就赶紧扒光我的衣裤,抱起我传递给父亲,等我们父子俩洗好,给我“安排”妥当好后,就轮到母亲洗了。有时,她也会让父亲在外候着,到时好搭把手……洗完澡的一家人,个个“红光”满面,尤其是母亲,脸红得还有点像“醉美人”呢。

当时,浴罩的种类有不少,但总的来说,浴罩还是由那种无毒的塑料薄膜制成的居多,也最为常见。“塑料薄膜”浴罩有薄的,也有厚实一点的,厚实一点的较为耐用,仔细一些通常可用上两年左右。当然,其价格也比薄的稍贵些。据母亲回忆,当时薄的两三元一只,厚实的每只四五元。浴罩的颜色也有不少,如粉色的,淡蓝色的,浅绿色的,乳白色的……我们家就先后用过淡蓝色、淡粉色等几种。

现在,生活条件越来越好,绝大多数宁波人都拥有了独立宽敞且设施齐全的卫生间,浴罩被漂亮的淋浴房和夺目的浴霸所代替,已悄然退出了历史的舞台。但是,它留给我的永远是一丝甜甜的温暖回忆!



做裁缝的母亲

□任德忠

我母亲出生在象山农村的一个小山村里。母亲在姑娘时小有名气,方圆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她,不仅长得漂亮,而且还有一门好手艺——做裁缝。

上世纪70年代,我的家乡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、规模浩大的大塘港围垦工程建设。按照政策规定,家家户户都得派精劳力参与。也就是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,我的父亲结识了我的母亲,外婆用尽所有积蓄购置了一台缝纫机作为母亲的嫁妆。母亲的娘家在“坦塘”,所以“坦塘嫂”这个称呼成了村里人对我母亲的尊称。

在我还不会走路的时候,母亲带着我去离家5公里外的邻村做衣服。做点工的报酬是一天一元二角,除去把我托给别人照顾的费用三角钱,每天还剩九角。我的童年生活就这样跟随母亲做了这一村又去那一村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在辛勤劳动中平凡度过。

父亲的职业是电工,在我读小学时,父亲随镇里的施工队去了“檀头山”岛。隔洋过海,一年到头回不了几趟家。所以,我少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和母亲相依为命。每天晚上,母亲在家里吃饭的圆桌上裁衣服,我则在桌子的一旁写字画画。

那个年代,村里很少有人去镇里买现成的衣服,都是到国营的百货公司去采购布料,然后送到我家里让母亲量体裁衣。特别是临近过年,送布料上门的人络绎不绝。为了让别人能穿上新衣服,母亲每天夜以继日,通宵达旦,“格了格了”的缝纫机声几乎彻夜不停,昏暗的灯光彻夜不息。做衣服完全靠双手,每逢寒冬腊月,母亲的双手满是冻疮,又红又肿。她一会儿比着尺子用粉笔勾画,一会儿用剪刀精确地剪裁;一会儿用拷边机,一会儿用缝纫机,一会儿又开始熨烫。我常常在睡眠朦胧里看到母亲辛勤劳动的身影,却从没听到母亲叹过气,喊过累。

母亲为了不耽搁别人家的活,很少有时间给家里人好好做一套新衣服。春节里,别的小孩都穿着用整块布料做的漂亮衣服,而我穿的是母亲在除夕夜用平时做衣服留下的“边角料”拼在一起做成的衣服。每当我去邻居家和小朋友一起玩的时候,大人们看到我的衣服总会说这句玩笑话:“裁缝不偷布,死了不心过(廿)!”

母亲没有上过一天学,教不了我的学业,可在我成长的道路上,母亲给予我的却是金钱所买不来的做人的道理。每当我家和邻家孩子发生争吵或者做了淘气的事情,不管对否,母亲总是先批评我,后向别人道歉。母亲常教育我,做人要像毛竹一样干干净净;做事也一样,要心无旁骛,脚踏实地,一节一节向上爬。她的勤劳、节俭、和善、宽容都值得我一生去学习。

在我29岁那一年,母亲在夜里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出了交通事故,被撞断1节腰椎和5根肋骨。那一年的腊月恰逢是我结婚成家的日子。母亲一直很自责,怪自己起不了床,不能为我的婚事亲力亲为。结婚那天,按照习俗,姐姐领着我来到母亲的病床前敬茶,面对着满屋的亲朋好友,当我下跪的那一刻,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,泪如雨下,像小孩一样哭得“哇哇”响。

时光飞逝,岁月如歌。母亲今年67岁了,平时除了缝缝补补,已不再做衣服好多年。但她仍是我心中最优秀的裁缝,因为她不仅能裁出漂亮华丽的衣服,更能创造苦尽甘来的人生。